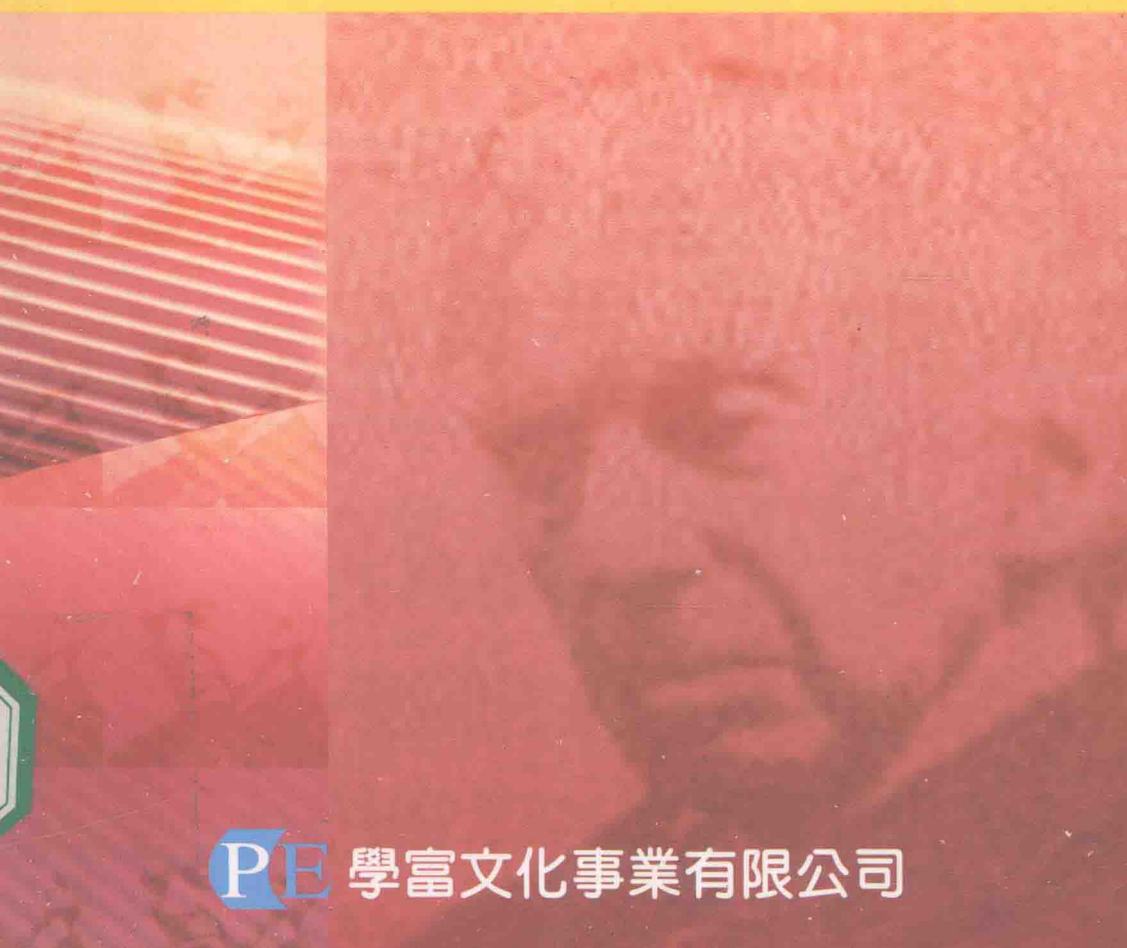


羅素早期的

邏輯哲學

Russell Yung-Ping Yu 著・彭孟堯 譯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羅素早期的邏輯哲學

Russell Yung-Ping Yu © 著

彭孟堯 © 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羅素早期的邏輯哲學 / Russell Yung-Ping Yu 著；彭孟堯譯

-- 初版 -- 臺北市：學富文化，2003 [民92]

面：公分

含參考書目及索引

ISBN 986-7840-22-4 (平裝)

1. 羅素 (Russell, Bertrand, 1872-1970) — 學術思想 — 哲學

144.71

92001387

初版一刷 2003年3月

羅素早期的邏輯哲學

作者 余永平 (Russell Yung-Ping Yu)
譯者 彭孟堯
發行人 于雪祥
發行所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106新生南路3段60巷9號
電話 02-23620918
傳真 02-23622701
E-MAIL proedp@ms34.hinet.net
法律顧問 承天國際法律事務所 廖正多 律師
電腦排版 菊舍工作坊
印刷 宏章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定價 新台幣250元 (不含運費)

ISBN：986-7840-22-4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作者簡介

余永平博士 (Russell Yung-ping Yu)，原籍江蘇省鎮江縣，民國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於台灣台北市。大學時就讀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民國七十八年負笈留美，於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系攻讀哲學博士，專長在英美早期分析哲學、邏輯主義、以及語言哲學，並兼治知識論、近代哲學史、以及當代文學中 Virginia Wolff 研究。民國八十四年八月四日余博士順利取得愛荷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卻於次日於愛荷華市 Coralville Dam 湖畔游泳時，不幸溺水辭世，享年三十一歲。哲學界折損一不可多得之人才，令人感嘆不已！

余博士自幼乖巧，善解人意而又侍親至孝；留美六年期間，與家人書信往返高達千餘封。個性隨合謙沖，極富正義感與責任感，在愛荷華大學求學與擔任助教期間，深獲友人愛戴與學生歡迎。余博士才華洋溢，對於音樂、文學、電影、藝術等皆有深入。余博士亦嗜書成癡，省吃儉用之所得幾乎莫不用於購書，其收集書籍之足蹤幾乎遍布全美主要城鎮之新舊書店。其藏書之多與讀書之快，同儕無人能及，也因此贏得「活圖書館」之雅號。余博士家人於其辭世後，將余博士之藏書三千餘

冊悉數捐贈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以存續余博士藏書、愛書、讀書之意義，冀望學子莫忘求學之艱辛與治學之樂趣。

序一

我與余永平博士素昧生平，未曾謀面，只從彭孟堯教授口中知道愛荷華大學有位奇特之士，興趣廣泛，才華橫溢。余博士的指導教授剛好是我在印第安那大學的學長藍迪尼（G. Landini），因此產生親切感。那時我剛去中正大學創辦哲學研究所，並正籌辦哲學系，正需哲學新秀加入，心中暗自盤算，等余博士畢業，便邀請他來中正大學哲學系任教。後來，造化弄人，余博士人沒來成，精神卻永留中正大學。他的家人將余博士三千多冊的藏書捐贈給中正哲學系。我們在這本書上都印上其來源，珍藏在校圖書館，供全校師生借閱，表達我們對余博士感謝與懷念之情。

我自投身學術研究與高等教育以來，最快樂的事莫如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我在中正大學哲學系擔任所長與系主任八年之間，彭孟堯與王文方教授與我情同兄弟。對與他們同是愛荷華校友的余博士早就有所期待。從朋友口中認識的余博士，其性情、志趣與為人與我有幾分相似。當我從孟堯兄得知，余博士於通過博士論文口試第二天，溺水於湖中，頓覺人生無常，天嫉英才。在臺灣，哲學人才稀少，余博士之辭世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他的專長在臺灣可謂獨一無二，萬分可惜。更重

要的是，臺灣損失了一位思想家型的哲學學者。他的才華本可薰陶許許多多大學生，他對學術投入之精神本可引領許許多多研究生，他本可成為全方位的哲學家而非專家而已，然而這一切都已隨風逝去。每思及此，心中便有難抑之感傷。

孟堯兄囑我為余博士遺著作序，心中百般不願。我希望他仍然健在，大家一起為台灣的哲學發展盡力。然而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願望。只好期望本書的出版能啟發年輕學生，並對羅素哲學研究有所貢獻。這無疑是一本好書，值得收藏與閱讀。

洪裕宏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中正大學哲學系暨研究所創辦人

心理、語言與資訊研究中心召集人

序二

余永平博士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一直與我頻繁地討論當代大哲羅素的邏輯哲學。這本著作就是余博士在我們不斷的會談中逐步發展成形的。

這本書有非常強烈的企圖要解開所謂的「葛雷哀歌論證」在羅素研究中所造成的困惑。羅素在他聞名的1905年〈論指稱〉一文中提出這個重要但卻晦澀不明的論證。在這篇論文之後，羅素在接續幾篇研究指稱的未發表手稿中也曾經提出許多對於這個論證的詮釋。但這些詮釋也都只是一些略記而已，委實深奧難懂。余博士採取了跟當代羅素專家不同的研究進路。他認為羅素在其稍早1903年《數學原則》中所發表的指稱概念理論尚未清楚意識到一些問題，以致出現三種不同的解讀立場，而影響對於後來這個論證的理解。

第一解讀立場並未對於包含指稱概念的命題提出其邏輯形式。第二解讀立場則提出一套邏輯形式的理論，主張如果一個與通名相聯結的指稱概念出現於一命題之中，則該命題所關涉到的是滿足該通名的元項（若有的話）。這些被指稱的元項就是該命題的邏輯主詞。根據第三解讀立場，指稱概念可以以雙重方式出現在一命題之中。例如，在「無一物是吐火獸」這命題中，「無一

物」這指稱概念的出現是有指稱的，但在「〔無一物〕是元項」這命題中，〔無一物〕這指稱概念並不指稱。羅素自己還舉了一個好玩的例子：在「〔無一物〕不是無一物」這命題中，包含了〔無一物〕這指稱概念的雙重出現方式¹。

余博士指出，大多數評論葛雷哀歌論證的羅素專家都以第一解讀立場或第二解讀立場作為歷史背景，而忽略了第三解讀立場。余博士則從這三種解讀立場來重新評估羅素的葛雷哀歌論證。有學者將佛列格的意含理論當作是羅素所批評的對象，余博士對於這種詮釋也有批判的討論。在本書最後，余博士試圖指出他的研究在將受限制之量限詞理解為變形文法中的語意單位之後，在哲學語言學中所造成的理論結果。

余博士對於羅素哲學的原創性研究以及他精湛的哲學思維，當能使他在當代關於羅素分析哲學的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可惜他年輕的哲學生涯因意外身亡而中斷，致使他不再有機會將他對於羅素的研究發展並延伸到對於自然語言提出一套語意學，著實令人扼腕。對我來說，余博士的去世更是一大損失。我們再也不可能遇

¹ 譯者註：這三個例子原文是「Nothing is a chimera.」、「Nothing is an entity.」、以及「Nothing is not nothing.」。以斜體字出現的字表示指稱概念，本書翻譯時改用小型的中括號如〔無一物〕來表示。

到如此親切而又極度珍惜友誼的人了。余博士是那種能在尊敬他人的同時又能自信地表達自己立場，卻又竭力幫助他人變得更加卓越的人。我很慶幸有這個榮耀認識余博士！

藍迪尼 (Gregory Landini)

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系

序三

余永平學長——造物者永恆的傑作

這是一本相當專門性的著作，作者的才智與功力在其中表現無遺。但為了某些原因，我想多談一點作者本人。

我是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就讀哲學系時，才認識余永平學長的。當時在愛荷華市中，除了哲學系的師生之外，認識他的人並不算多。原因無它：儘管他在那裡已經待了六年，但他從來不參加同學會中的任何活動。唯一的例外是一九九六年五月間，中華民國同學會為當年即將畢業的留學生所舉辦的送舊會（他也是當年即將要畢業的一位）。但就算是那一次的送舊會吧，當他抵達了會場後，發現會場中或站或坐地擠了三十來個人，便認為這樣熱鬧的場合並不適合自己的本性，於是寧願站在會場外淋雨，也不願步入場中掃自己和大家的興頭。

雖然他在愛荷華市的朋友不算多，可是他卻一點也不寂寞。原因也很簡單：認識他或深或淺的人，無一不打從心眼里喜歡他。他溫文而有禮貌，博學而恭謙，於是乎他的朋友們便常邀請他至家裡做客，動輒挽留他到深夜才釋放他返家。我的經驗是，為了邀請他到家中，常常得在一個禮拜前和他約好，原因倒不是功課太忙，

而是競相邀請這樣嘉賓的人實在不少，也太頻繁了。

他的好脾氣在愛荷華朋友間是出了名的。不但他的朋友從未見過他發脾氣，朋友中有人有委屈而想找人傾訴時，大概頭一個便會想到他。在他過世之後，一些他的朋友湊在一起守靈夜談，才發現大家都有一個相同的經驗：在心情不好的時候，第一個動作便是打電話向他哭訴一番，而他也總要等到你心情平靜，驚地發現東方已肚白的時候，才會耐心等待你的告別而掛上電話。想來，在過去的日子裡，他為朋友們承擔的實在太多太多了。

他的節儉在愛荷華朋友中也是出了名的。一個人在家常吃的是辣椒配白飯；Local電話用的是一個月只能打出30分鐘，月租9塊半美金的那一種；房子租的月租是一百美金出頭，得和他人共用冰箱、浴室和廁所的陋居。但他對朋友卻一點也不小氣。每次至朋友家中，總要帶些禮物去，而朋友的小孩生日，他一定不會忘了準備個價值三、五十元美金的禮物。這些，現在再回想起來，實在讓人心酸。

但他最出名的，得算他對書「癡迷」與「狂戀」了。他在台灣的家中的藏書已有萬卷之多。在愛荷華，他所有的書又不知有幾何。有朋友估計他在求學六年的購書有萬卷以上，他則常自謙為幾千本左右。當他通過口試，打包準備返國時，我幫他搬家，發現他裝箱的書約

有一百五十箱，以每箱三十至五十本計，大約也有五六千本之多。這些還不包括他來不及搬走而捐給圖書館，賣回舊書店，分贈朋友，及扔到垃圾桶被人撿走的書。想來他在愛荷華節省六年，省下來的錢，全部用來買書了。因為他在此地的書實在太多，他的房東曾一度警告他說，他的房子已經被書壓成了傾斜狀。余永平學長為此還特別丈量了一下房屋四週，最後得到的結論是：「還好」。另一個隨書而來的副作用是：他在愛荷華的房間本來不大，隨著書的日漸加多之後，竟達「富無立錫」之地。常常見到的景況是：一旦有朋友去拜訪他，主客兩人中總得有一個站著，其他地方便全被書佔滿了。

他買的書多，看的也快，一本書到手，不消兩三天便劃滿了線，「貼」上了各樣的眉批。他捨不得在書上作眉批，總把眉批寫在自粘小便籤上，再貼到書裡。他對書極愛惜。一本看過兩三遍的書，除了劃線之外，一定是裏外乾淨整齊，絕無折角。他常說書也是有生命的，要好好對待。對我的書中常充滿折角、塗鴉，及茶漬的地方，他常縐著眉，深不以為然。大概是他唯一生過的一次「小」脾氣或「準」脾氣，也是因為書而起的。緣由是他在搬家時我好事的找了個幫手去幫忙。這位老兄不知余學長的個性，竟將他裝好的一箱書從樓梯上滾下來。余學長臉色一變，便對這位仁兄說請他不要再搬動書箱了。

什麼樣的書值得余學長買五六千本呢？我知道他的書大部份是文學書及哲學書。他哲學藏書之多，竟比愛荷華大學學校總圖書館內的哲學書還豐富。我在學校借不到的書，找余學長借多半就有。他對文學的興趣則始自於他在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就讀之時，而始終未減。除了哲學和文學之外，他的書可謂五花八門：有藝術的、科學的、電腦的、音響的。由此可見他興趣的廣博。無怪他的朋友也是五花八門：有學哲學的、學生物的、有學大氣科學的、有學醫學的。看來他真不是一個自閉在象牙塔中的哲學家。

我和余學長的談話，多半是繞著哲學問題打轉。每次話匣一開，總要幾個小時方休。與其說「談話」，不如說是他對我的「指導」。他的思路很清晰，分析能力也很強，反應也很敏捷，每次和他討論哲學問題，我總是被迫手忙腳亂地自圓其說，有時更乾脆承認自己的論點站不住腳。在哲學上，我總是很羨慕他的才氣，認為他一定會成為一個第一流的哲學家。我每次寫報告，寫完後總要先請他過目，請他指出其中論證不周全的地方，而他也總是不吝惜自己寶貴的時間，仔細一一幫我看過。每次他不但會和我細加討論，甚至還會幫我改正文法。我最後一次請教他的時候，是在一九九五年六月我提出論文大綱時。一份長達五十頁的大綱，他也耐心地仔細審閱，並提醒了我許多料想不到的問題。憑良心

說，我得承認，我的論文獲益於他的指導，比之於獲益於我的指導教授的指導，要來得大的多。

余學長對哲學的才氣，也可以從他的論文中看出。他的這本論文研究的是羅素在《數學大論》一書中所提出的指涉理論。這是一個相當專技而又艱深的理論，即使在美國對此稍有涉獵的學者恐怕也只有半打，在台灣則可能一個也沒有。余學長憑著他對哲學的深厚基礎，花了兩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一本厚達二百五十頁的鉅著。不但順利的通過口試，連加拿大的羅素博物館都已表明要收藏他的論文。他口試的那一天，我特別起了個大早去旁聽。只見五個口試教授面露微笑，人人自稱與余學長相比，無人可再稱專家。一場令研究生人人心驚膽顫的口試，竟就在輕鬆和諧的場面下結束。一份二百五十頁的論文，竟沒有人提議要更動其中的一字一句。

寫本文之初，我原還擔心會因過於尊敬已逝者，而將余學長些微美化了。但寫到這裡，我發現自己的文筆竟是過於拙劣，以至於無法完全描述他給朋友的印象。相交多年，我對他最大的感受是：人間竟然有如此和煦謙沖的君子，看來我對造物者諸多不完美作品的憎惡，可由他一人而完全一筆勾銷了。可惜的是，這樣的好人竟不長壽，徒留給後死者一片傷感與感慨。

王文方

中正大學哲學系

譯者序

翻譯一向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翻譯學術著作更是難上加難。要達到嚴復所謂「信達雅」的標準，又豈是輕易可成的呢！要求翻譯者具有相當好的英文與中文能力，其實是最基本的。然而，翻譯一本哲學著作的難度，更遠超過對於中英文讀寫與理解能力的要求。事實上，翻譯一本哲學著作已經是一種對自我耐心的磨練、智力的考驗、乃至於哲學學力的見證。哲學論證的建構、哲學思辯的開展、乃至於哲學洞見的創發，原本就必定要求具備高難度的駕馭語言的能力，靠著洗練的文筆與精確的詞彙來試圖闡述哲學思維的成果；稍有差池，就會導致不可彌補的謬誤。這對翻譯者的挑戰實在不是翻譯其他作品所可以比擬的。翻譯者本身如果沒有高超駕馭語言的能力，翻譯的文字往往七零八落，只見文字的堆砌，不見哲學的精華；翻譯者本身如果沒有深厚的哲學素養，翻譯的內容往往似是而非，只顯內容的錯落散亂，損盡作者的原意。

譯者之所以有這些心得，並不是譯者狂妄自大；恰相反地，這些心得實實在在反映了譯者在翻譯本書時所遭遇的困境。本書不僅是哲學的著作，其內容更是研究非常艱深的邏輯哲學方面的問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

紀初，德國哲學家佛列格以及英國哲學家羅素兩人展開了對於量限理論的研究，可謂創始了當代量限邏輯（述詞邏輯）這門學術，開啟了邏輯這門形式科學。而這樣一個開創性的努力就只發生在短短幾年之間。尤其，羅素在1903年到1905年之間對於基本邏輯哲學問題的衝突與掙扎，其哲學思維歷經多次轉折，雖然始終沒有真正塵埃落定，但對於後世英美邏輯學、邏輯哲學以及語言哲學的發展，影響巨大，不可言喻。面對這樣一個艱深的哲學課題，譯者只有感嘆學海浩瀚，能一窺堂奧，即屬萬幸，又怎敢奢言將本書翻譯為中文呢！

羅素是一位多產的哲學家，也是一位全方位的哲人。國內哲學界、學術界、乃至於一般知識份子對於羅素並不陌生，對於羅素的哲學也有許多研究、翻譯與介紹。可惜的是，中文界知識份子對於羅素的瞭解往往侷限於他較大眾化的思想，對於羅素哲學的介紹與研究幾乎不敢碰觸他在邏輯哲學方面的探索，甚至於羅素在這段時期所發展的極為重要的指稱概念理論、確定描述詞理論、無命題理論、無類集理論、關係之替換理論、以及判斷之多重關係理論等，其中除了確定描述詞理論之外，其它思想在中文界都是非常陌生的。這實在是一大憾事。本書雖然只著重在羅素關於指稱概念理論的探索，但已經對於羅素在這段時期思想上的層層轉折做了最佳的詮釋，使得我們有機會能夠從哲學與邏輯的角